
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集說卷二十八

宋 俞琰 撰

繫辭上傳一

辭乃文王之辭繫謂繫屬於卦爻之下傳者孔子傳述文王之意故曰繫辭傳係一作繫按陸德明釋文云若從毄下糸者音口奚切非也又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或疑今本除

去傳字徑以孔子之辭爲繫辭何也范諤昌曰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係耳歐陽文忠公曰係者有所係之謂也言其爲辭各聯屬於卦文之下也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係辭何其謬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係不得謂之係辭者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或又疑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塗此係辭傳中語也何乃謂之易大傳耶李秀巖曰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一書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而司馬氏不詳考誤以係辭傳爲易大傳耳劉向封事亦引易大傳云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係辭傳中語乎亦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司馬遷答壺遂問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秀巖又謂係辭傳文體全與文言傳同疑此二傳乃後人取孔子之說

而彚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愚亦深疑之竊謂係辭傳乃文言傳之餘耳是故嵩山晁以道以文言傳先係辭傳愚今所編蓋依晁氏古易置係辭傳於文言傳之後分章則依朱子本義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二卦之象也天居上而其道尊地居下而其道卑是故易之設卦也先乾而後坤則尊卑之道如天高地下之不紊而乾坤二卦定矣乃若連山

首艮歸藏首坤則乾坤蓋未定也白雲郭氏曰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故繫辭傳首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尊卑者天地上下之定理高卑者天地上下之定分不言高卑而言卑高以卦畫言也伏羲卦畫蓋自下而上也陳分列也貴賤謂卦爻之上下也易道賤卑而貴高故其六位之分列則以卑而在下者爲賤高

而在上者爲貴而貴賤於是乎位矣

動静有常剛柔斷矣

陽常動陰常静故曰動静有常乾奇畫屬陽而剛坤偶畫屬陰而柔斷者剛柔各自有體而其質不同也不言陰陽而言剛柔以其可見者言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質可見氣不可見也虞翻曰斷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有陽方有陰方各以其類聚物有陽物有陰物各

以其羣分吉善也凶不善也卦有二體之上下爻有六位之逺近陰陽分合其情不同此吉凶所由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日月星宿之屬是也在地成形山川草木之屬是也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仰觀乎天俯察乎地其成象成形者如此則易中陰陽之變化於是乎見矣自天尊地卑至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中凡言剛柔皆指爻畫之奇偶摩錯也盪推盪也易卦之畫皆起於一奇一偶自一奇一偶兩相摩錯而爲八卦又自八卦兩相推盪而後爲六十四卦觀先天圖可見是故者以此之故也接上文以起下文也後倣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指震風雨指巽坎日月指離坎雷霆也風雨也

日月也無非皆乾坤之變化也或疑不言山澤何哉
曰山澤在地成形者也此但以在天成象者言之耳
然山澤出雲雲騰而致雨蓋出於山澤者也雖不言
山澤而山澤在其中矣雨以潤而風亦謂之潤以風
能滋物之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男女謂六子乾交坤故震艮坎得乾道而成男坤交
乾故巽離兌得坤道而成女在人亦然人自不察耳

在物亦然凡壯皆得乾道者也凡牝皆得坤道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萬物資乾之陽爲始而乾主始物故曰乾知大始作猶動也坤之陰從陽而動代乾之終而成生物之功故曰坤作成物紫陽朱子曰知訓管字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白雲郭氏曰自易言之則始於乾坤而乾又爲坤之始是爲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爲大始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之始物以其易也坤能成物以其簡也易者平易而不難非輕易之謂簡者簡約而不煩非苟簡之謂乾主乎健要動便動故易坤順乾而行凡其所能皆順從乎乾而不敢爲主故簡然則乾知大始於其前坤作成物於其後坤之能蓋成乾之能也嵩山晁氏曰

姚信謂能字當作從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前知字訓主此知字訓識從就也人之所爲如乾之平易而心無巇險則人皆可得而知如坤之簡約而事不煩擾則人皆可得而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存諸内者日以崇故可以長久有功則其著於外者日以廣故可以宏大可以長久者賢人之德也可以宏大者賢人之業也若夫聖人之德業則與乾坤同其久

同其大無所謂可不可平庵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絶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如乾之易簡如坤之簡則天下萬事萬物雖衆而其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矣龜山楊氏曰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

事一以貫之只是一個自然之理嵩山晁氏曰而成位乎其中矣王肅作易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玉篇云卦兆也謂占事知來而有吉凶先見之兆也

或曰卦者掛也古人筮占則畫奇偶於板而懸卦於前所以謂之卦象者物理之似有取六畫之象者有

取三畫之象者亦有取一畫之象者無非象也辭謂卦之彖辭爻辭聖人作易每設一卦則先觀卦中之象然後係之以辭而明其吉凶之理以示人蓋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有辭而後吉凶之理始明今人捨象而玩辭但求辭之理不求象之理淺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者爻之九六也九六相推故生變化不然則一卦止為一卦而已變化從何而生何謂變化柔爻動

而變爲剛剛文動而化爲柔一卦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也白雲郭氏曰易稱剛柔皆指九六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易言吉凶在人則爲失得易言悔吝在人則爲憂虞聖人觀彖爻有失得之象則係以吉凶之辭觀彖爻有憂虞之象則係以悔吝之辭君子玩吉凶悔吝之辭則見所謂失得憂虞之象也上文止言明吉凶而

不言明悔吝蓋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矣舉重以見
輕也紫陽朱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
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
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
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又曰悔是吉之漸吝
是凶之端又曰過便悔不及便吝悔屬陽吝屬陰亦
猶驕氣是盈吝氣是歉也節齋蔡氏曰憂慮也虞度
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至得矣此言上文觀象係

辭明吉凶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柔變而爲剛進之象也剛化而爲柔退之象也剛屬陽而明晝之象也柔屬陰而晦夜之象也然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未有常進而不退常退而不進者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未有常晝而不夜常夜而不晝者也是故剛雖晝之象退而化爲柔則夜之象也柔雖夜之象進而變爲剛則晝之象也通乎晝

夜進退之道則知剛柔變化之道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本三畫自下而起初畫爲下再畫爲中三畫爲上重而六之則各分上中下是故初動則與四應二動則與五應三動則與上應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伊川程子曰三才以物言三極以位言愚謂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不但謂六位之先後也爻之辭謂六爻所言吉凶悔吝也居以位言安謂安其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平庵項氏曰虞翻本序字作象以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謂卦象之不變者變謂六爻之變者玩謂觀之詳與翫字通用觀則一見而決翫則反覆而不捨審諦之至也君子平居無事之時則觀其象而熟翫其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動而將有為將有行則觀其變而熟翫其占以考其所占之吉凶葢其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或曰觀象翫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如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

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白雲郭氏曰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蓋兼聖賢言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者每卦之下彖辭也爻者每畫之下爻辭也象謂一卦之全體彖指全體而言變謂九六之一節爻指一節而言國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韋耀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俎凡禘郊皆血腥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烝體解節折升之俎也謂之折俎愚謂易中所

謂彖乃是象之全體亦猶禘郊之全烝故彖字與象字相似而字皆從豕易中所謂爻乃是象之分體亦猶燕饗之殽烝後人加肉於爻下而爲肴字葢别於易也諸説惟東坡蘇氏曰爻折俎也實得古人稱爻之義及論彖之義乃云彖者豕也則於彖之外添出一豕矣象雖彖屬然非豕也或謂彖爲六牙象則無問其六牙不六牙畢竟彖即是象或又謂彖形如豕則彖又非象矣至謂彖九竅惟鼻不具而其尾甚長

夜欲寐則返其尾以遮鼻夫返尾窒鼻此蜼也周禮有蜼彝誼可以周禮之蜼爲易之彖哉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凶言失得之大不若悔吝之小悔吝言疵纇之小又不若无咎之善无咎者本亦有過以其善能補是以無咎聖人嘉其能而許之以善蓋開其遷善之門也誠齋楊氏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

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吝之有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别也位六爻之位也位有上有下在上爲貴在

下爲賤以初上分別之上貴而初賤以三五分別之五貴而三賤以二四分別之四貴而二賤爻之貴賤以位而分別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六爻蓋皆有位也或謂初上無位謬矣

齊小大者存乎卦

陽爲大陰爲小陰卦多陽以陰爻爲主陽卦多陰以陽爻爲主如復姤之類是也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也紫陽朱子曰齊猶定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善為吉惡為凶辯猶明也爻之吉凶非辭莫明故曰辯吉凶者存乎辭平庵項氏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微爲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者皆可辯也此而不悟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憂者憂其將然也未有吝悔而先爲之憂也旣憂之則不至悔吝也介猶界限之界謂爻物之際截然自守不陷於凶咎之途也與豫六二介于石兌九四介疾有喜之介同或曰介纖芥也謂小小疵病耳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者動而不安也咎譴責也悔謂能見過而内自省也震動而不安則幡然自改亦足以補其過矣又何吝之有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辭平易如復如謙之類是也卦以陰爻之小者爲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如夬之類是也各指其所之者隨其時之所值而命之辭其辭則各指示其所向而使占者得以知所適從也漢上朱氏曰之者動爻也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占筮之法蓋本諸此

右第三章紫陽朱子曰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謂易之書也準猶齊平而無毫釐高下之差也天地之道即易之道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如此易亦如此故曰易與天地準惟其與天地準故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彌綸其道漢上朱氏曰九準陽六準陰伊川程子曰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在絲爲綸彌綸徧理也紫陽朱子曰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

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觀視也察視之詳也幽陰之不可見者也明陽之可見者也幽明之故謂陰陽之所以然也聖人何以知之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之也天在上屬陽而明故言文其文可以仰而見故言觀地在下屬陰而幽故言理其理亦可以俯而知故言察以者用也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紫陽朱子曰

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平庵項氏曰伏羲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偶之畫以準之使萬物之情皆以類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死生有說乎曰有說可知之乎曰可知何以知之曰原始反終則知之原始者推原其始反終者於其終而反求其始也人能原其始而求其所以終又能反其終而求其所以始則知死生之說矣夫天地大化雖生生不窮然有生則有死未有生而不死者生則氣聚而成形蓋出於大化死則氣散而形潰復歸於大化茲萬理之所必然無他說也人惟不窮其理故

不知其說往往以死爲諱而臨終則怖窮理則知其說而視死如歸亦無所怖豈以死爲諱哉伊川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其與是類乎又曰理窮則自知生死之說不必以死生別是一道理而求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人爲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一物耳以變對物而言

則物者有是物也變則無矣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為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游則隱而不可見是為變謂之變則與物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愚謂古人以死者為物故又為物化蓋生則為物死則為故故即變也化即變之成也在易則爻有等謂之物得乾之陽為陽物得坤之陰為陰物變猶乾變為坤坤變為乾之類是也或以物為太玄之歾歾音歿非也鬼神之情

狀隱顯聚散而已隱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者言之則知鬼神之情自其氣之聚散者言之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也橫渠張子曰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又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又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

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爲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紫陽朱子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比相似也蓋天地一

陰陽也易亦一陰陽也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莫非
陰陽也聖人之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所謂幽明之故與夫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與天
地陰陽相似故不違戾其知雖周知乎萬物之情而
所以濟天地之用者必以其道故不過差雖有時乎
從權旁行亦不至乎廢經而忘返故不流蕩樂天順
其理也知命安其分也樂夫天理之自然而知命分
之當然則此心與天爲徒故不憂安土不懷居也土

即地也不擇地而居則隨所寓而安也敦篤厚也安土敦乎仁則己私盡去純乎天理無所往而非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如匡郭之周圍曲謂委曲成謂成就天地之化大而無窮萬物微而且衆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此聖人用易以贊其化育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陽也夜隂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如前所謂幽明死生鬼神是也通謂通達而兼明之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知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妙而不可測或在陽或在隂故無定方易惟變所適或爲陽或爲隂故無定體横渠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右第四章鄭玄虞翻皆以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連解說紫陽朱子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乎庵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四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周易集說卷二十八

周易集說卷二十九

宋 俞琰 撰

繫辭上傳二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氣也何以謂之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之謂道繼謂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而無繼則造化熄矣今

也靜極復動則貞而又繼之以元元乃善之長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動極而復靜自元而至於貞則動極復靜而成終矣靜乃天之性也故曰成之者性也紫陽朱子曰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又曰繼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平庵項氏曰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無不

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陳北溪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知者莫不均具此性而俱有此善但其氣禀不同故其所見亦不同爾仁者之所見在仁遂謂此道為仁知者之所見在知遂謂此道為知皆一偏也至

於百姓則日用常行乎陰陽之中無往而非陰陽之道而莫之或知猶之每日飲食而弗知其味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紫陽朱子曰仁者謂之仁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漢上朱氏曰君子之道則合仁與智横渠張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仁本藏於内者也顯諸仁則自内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内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鼓謂鼓動萬物而生生不息也不與聖人同憂者聖人人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能無憂天地之道則不過鼓動萬物而使之自生自成耳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是故語其德則聖人好生天地亦好生天地蓋與聖人同語其心則聖人有憂天地無憂

天地葢不與聖人同圭叔呂氏曰因上文仁智而言天地之大也用即智在天道則不言智而言用智存於心有心則有憂而天道則無心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天地以生物爲德以成物爲業其德業至盛至大亦無以加矣聖人之德業與天地之德業一也何謂大業富有之謂也富有者何大而無外物成而靡所不有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日新者何方來無窮物

生而與物俱新也天地之德業葢如此若言聖人之德業則亦如此聖人即天地也天地即聖人也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陰陽相生而其變無窮故曰生生之謂易夫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爲兩儀既生兩儀又生四象既生四象又生八卦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等而上之葢生生而無窮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成象已成之象也效陳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乾主氣故言象坤主形故言法後章觀象於天即此象也觀法於地即此法也紫陽朱子曰效呈也陳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曰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

極數知來之謂占

數蓍之策數也窮極其數而知方來是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

變卦之爻變也通達其變見之於行是之謂事或言通變或言變通同歟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動靜不可測度是之謂神横渠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或曰方其揲蓍之初卦猶未成或爲陰爻或爲陽爻蓋不可以測度非神而

何

右第五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爲道也廣大其爲書也亦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而

且正以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

可謂廣大矣深居馮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天也乾

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地也坤也以言乎天地之間

則備矣人事也屯也蒙而下六十二卦也虞翻曰禦止

也遠謂乾邇謂坤天高故不禦也地貞靜而德方故

正也紫陽朱子曰不禦無盡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守一之謂專兩闔之謂翕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乃坤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也廣生大生謂乾坤廣大而生生之道無窮也乾天道也無所不包故大坤地道也無所不受故廣大則極於有形之外廣則限於有形之内此乾坤之辨也明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紫陽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

量言而曰廣秀巖李氏曰此章專以乾坤言易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隂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謂乾坤之廣大如天地之廣大也變通配四時謂乾坤之變通如四時之變通也隂陽之義配日月謂乾坤隂陽之義與日月之隂陽相似也易簡之善配至德謂乾坤易簡之善與人心之至德相似也至德即中庸之德橫渠張子曰得天下之理之

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深居馮氏曰隂陽之義配日月復之七日陽之義也臨之八月隂之義也

右第六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所以賛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至矣乎賛易道之至極而無不盡也聖人本諸天地而作易聖人之德業即天地之德業也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於易見之矣節齋蔡氏曰明其理於内者

德也盡易而理益明非崇德歟著其理於外者業也盡易而理益著非廣業歟廬陵歐陽公曰凡有子曰字者皆講師之說也紫陽朱子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人所加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高明莫如天卑順莫如地知欲其高明而不卑汙蓋效天也禮欲其卑順而不高傲蓋法地也紫陽朱子曰人之知識不可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

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易則行乎天地之中非謂知崇禮卑爲天地設位而易行乎知禮之中也明道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之成與成德之成同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謂之門者道義皆自是而出也

誠齋楊氏曰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自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

右第七章平庵項氏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

賾當依紫陽朱子訓雜亂與春秋傳嘖有煩言之嘖同擬比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賾則雜亂不一未易見也聖人有以見之而比擬卦畫有健順陷麗動入止說之形容則象其物之所宜而名之是故謂之象如乾陽也乾之三畫純陽而其性健則其象宜以爲天坤陰物也坤之三畫純陰而其性順則其象宜以爲地震亦陽物震之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則其象宜

以爲雷巽亦陰物巽之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則其象宜以爲風如說卦所列者是也環溪吳氏曰苟明乎象則天地之大可坐而窺鬼神之奥可黙而知聖人之已言者可曉然而無疑其未言者可以類而推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事亦多矣不動則不見也會謂理之所聚處通謂理之無礙處典禮謂法度之常而天下通行者

也聖人之作易既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其係六爻之辭以斷吉凶亦莫不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前言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乃指彖辭明則使人有所知而不昧也此言係辭焉以斷其吉凶乃指爻辭斷則使人決於行而不疑也紫陽朱子曰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其虛也典禮只是常事猶言常禮常法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則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

必觀會通而後可以行典禮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阻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甲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合行底却是通處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惟能見天下之賾故能言天下之至賾聖人惟

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天下之物雜而不一可謂賾之至矣聖人於易象言之則犁然當心葢不可惡也天下之事變而不常可謂動之至矣聖人於易文言之則井然有條葢不可亂也惡烏故反

紫陽朱子曰惡厭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前云言天下之至動謂易此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謂人擬議猶言比評謂裁度其當否使合於理

也擬於未言之先則其言合乎理而無失議於未動之先則其動合於理而無差是故聖人之於易也設此卦觀此象擬其形容而後係之以言議其時位而後斷之以動所以成易道陰陽變化之功而與天地參也或曰前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伏羲作易之事此言擬議以成其變化乃文王用易之事卦文之陰陽變化出於伏羲之畫故言生文王以辭述而成之故言成紫陽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

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謂户之動發於樞矢之動發於機言行乃君子之樞機要當慎其所發發而善則榮

發而不善則辱由身而加乎民自邇而見乎遠極其至則動天地不可不慎也君子比鶴出其言釋鳴字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即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之義紫陽朱子曰鶴鳴子和好爵爾縻此本是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盖誠信感通莫大乎言行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謂君子之出處語默其迹雖或不同其心則同無往而非道也金乃至堅之物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金蘭乃芬香之物同心之言相合則似之愈久而愈不厭二人指九五與六二九五之陽在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六二之陰在下有或處或默之象出處語默即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即相遇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茍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謂君子過慎之至所以無咎也物無問厚薄輕重自其茍且者爲之則舉是物置諸地而安斯亦可矣今又以茅藉之又何咎之有薄莫薄乎茅重莫重乎藉茅之爲物雖薄用之以薦藉則可重也當知薄在物可重在人用之輕則輕用之重

則重亦在人用之何如耳慎守斯術推而行之於事其亦無所失矣物薄釋茅義用可重釋藉義無失即無咎義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無所失故無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謂君子重厚之至而能以其功下

人所以有終也夫好高好勝人之常情其能謙者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有勞而不自伐以爲勞有功而不自德以爲功重厚之至也德言其盛也令也有功而不德可謂德之盛矣禮言其恭也令也勞而不伐可謂禮之恭矣致極也存位猶乾九三之存義致恭以存其位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敢踰越非謂保其祿位而强爲之謙也有功釋勞字不伐不德釋謙義存其位即有終之義伊川程子曰致恭者

所以存其位如言爲善者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乎厚齋馮氏曰不德者即有德色之德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也孔氏正義云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童溪王氏曰知聖人深乎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

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無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無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謂君子之修身謹行必先謹夫言

語則無咎也合意以謀之一言而漏之利未加於民而適足以産禍名亂則其亂之所生也豈非言語以為階乎為君而言語不密則禍及其臣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爲臣而言語不密則自喪其身鄭雍糾之死是也大抵幾微之事不密則禍從口出而其害立成是以君子之愼密也不惟其身不妄動言語亦不妄發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告竇太后願出

臣章宣示左右此臣不密則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謂小人處非其位而自招其害也

聖人作易以盡情僞而盜之情僞亦知之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董仲舒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愚謂負者以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卑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君子之器非小人所當乘也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不可慢也下不可暴也上慢下暴則盜亦乘其過惡而伐之矣古之良賈深藏若虛今也輕慢其藏而不能隱密是教語盜賊使取之也古之賢女不事華飾今也夭治

其容而怪服異裝是教語淫者使犯之也是皆有以招之也招謂自名之也藏去聲

右第八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卦爻之用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凡七乃夫子擬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

周易集說卷二十九

周易集說卷三十

宋　俞琰　撰

繫辭上傳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二十字韓康伯在夫易何爲者也之上案班固律歷志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伊川程子曰宜在此紫陽朱子遂移在此章之首愚謂陽數奇故以一三五

七九爲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爲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則陰陽流行之次序以五行言之不過一二三四五蓋正數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一屬水其位居北二屬火其位居南三屬木其位居東四屬金其位居西五屬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則爲六加南方之二則爲七加東方之三則爲八加西方之四則爲九復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會而歸於中央則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

數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數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餘得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以五十有五去其六餘得四十有九是爲揲蓍之數虛齋趙氏曰天一生水位乎北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位乎南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位乎東地八成之地四生金位乎西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位乎中央地十成之舊說以此爲河圖或以爲洛書皆無所據其實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此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四字韓康伯本置在再扐而後掛之下紫陽朱子移置在此愚謂天數五指一三五七九之五者皆陽也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之五者皆陰也氣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變化故天數有一三五七九地數有二四六八十五非二不

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則爲天二四六八十則爲地也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丁陰戊陽得己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癸陰五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庚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各自相合也天地二十有五謂一三五七九積而爲二十五也地數三十謂二四六八十

積爲三十也總而計爲五十有五是皆天地之數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一成一往一來造化功用皆不出乎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伊川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又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紫陽朱子曰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

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宋咸易辨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愚謂推衍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陽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

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殆是乎崔憬曰捨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憬蓋知太極爲數之體而不用矣而未知兩儀四象八卦爲數之用也鄭武子揲蓍古法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衍者不及五也又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於五

十中虛一不用也葢蓍四十九合成一圍辟猶渾沌未分乃所虛之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太極也愚謂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此而起是爲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用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體而其用則惟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蓍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爲三十六四其六而爲二十四四其七而爲二十八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葢出於理

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此大衍之數五十而用惟四十有九是為不可易之法蓋不可易者聖人之法可易則非聖人法也分而為二謂以四十九蓍信手分而為二以置左右也象兩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者無不象之豈特象兩儀故不實言之也掛懸也掛一者於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於前與左右蓍鼎立而為三也象三者自二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之不特象三才也夫其所以掛一者

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歸併而爲一也舊法掛一乃掛於小指間則與扐同矣既有中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三扐是五歲之中不待再閏乃有三閏矣蓋掛自掛扐自扐詎可以在前之掛雜於指間之扐哉揲時設反連數之也說文云揲閱持也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著四四而數之置於左次取右著亦四四而數之置於右也象四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紀宜反與畸同奇者所揲四數之餘也歸

者歸併而爲一也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扐即得反扐者勒也歸竒於扐以象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於左手中指外以象三歲一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再成月則五歲之間又再閏也古者閏法之置起於氣盈朔虚氣謂二十四氣朔謂日月之合朔何謂氣盈朔虚蓋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一晝夜一度三百六旬有六日則周天而爲一朞月之行一晝夜十三度有竒常以二十九日半而與日合故歷法以兩月而置一小盡氣之行常以十五日二時五刻爲一氣以三十日五時二刻爲一月之氣故朔常不足而氣常有餘併朔虛氣盈計之則一年所餘十一日有竒三而積之則一閏常不及三歲又以其餘計之則再閏常五歲有餘今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

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再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歳三節之扐象三歳一閏五節之再扐象五歳再閏是謂第一變也既再扐而象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蓍於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或曰近世有第二第三變不掛之説雖其初揲不五則九再揲不四則八其數

亦同然其三變之餘爲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十其於陰陽多寡既已乖戾而所謂老陰蓋絶無僅有若用三變皆掛之説則六十四變而爲老陽者十二爲少陰者二十八爲少陽者二十爲老陰者四老則陽多而陰少少則陽少而陰多然而陰陽之變各三十二而其數適平以此論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明矣林至易裨云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蓋以六

十四變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能無增損於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多陰均二十四而少陽之四益於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於老陽則老陽二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抑明矣紫陽朱子曰繫辭言蓍法想别有文

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亦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

萬物之數於是可見案韓康伯本此下有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參錯於其間朱紫陽移置於天一至地十之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策籌也即蓍之莖數也筮法初變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六

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爲三百六十則當一期之日數期即朞音基周歲是也日行天一歲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書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也今略其餘舉其成數言之耳若得五與八八或九與四八通計二十一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八而其數七亦乾策也若

得九與四四或五與四八通計一十七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二而其數八亦坤策也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爲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一合之則亦三百六十聖人不書者以乾坤用九六之變而不用七八也七八蓋不變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爲三十以應乾坤十二爻之數亦爲三百六十蓋九六七八皆乾坤之策也或者止認九六爲乾坤之策遂以七八爲子之策誤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應總秤一鈞爲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而曰當萬之數者萬蓋盈數也取其盈數言之不論其餘也若以陽爻之七計之則每爻各四七

二十八策積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亦乾策也以陰爻之八計之則每爻四八三十二策積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亦坤策也合之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乾坤所以爲易中之縕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爲三十以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易所以言九六而不言七八者九六乃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也兼山郭氏曰以畫言之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無六子之畫也如

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無是畫無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者有象七八無象

是故四營而成易

是故二字連上文而言也童溪王氏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

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故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

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愚謂童溪之說是也正義乃云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誤矣先儒皆祖其說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四營非也因又謂分掛揲扐只可以謂之易未可以謂之變亦非也夫掛揲扐者一

是爲一變分掛揲扐者十有八乃爲十有八變若從其說則是一易而十七變矣非十有八變也況歸奇於扐者再併二掛一揲四則爲五營矣豈可以爲四營也哉

十有八變而成卦

十有八變者每一度分掛揲扐爲一變三度分掛揲扐爲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於内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於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

卦也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內卦成於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爲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爲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伸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也以四千九十六卦以斷吉凶則天下所能之事畢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易之道變化無窮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矣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矣是謂神德行道之顯故可與酬酢德行之神故可與佑神紫陽朱子曰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又曰德行以人事言惟決之於鬼神則德行神矣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必俟易始見是易能佑助於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自陰而陽者變也自陽而陰者化也所以一變一化而無窮者道也神者何陰陽不測之謂也豈可以遽知若夫神之所爲則可以變化之道而知之何謂神之所爲如上文所言蓍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爲也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即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字以别上文也節齋蔡氏曰變化之道即下文至精

至變之事神即下文至神之事

右第九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大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得其主而用之者各有所主是故用之於言者主乎辭用之於

動者主乎變用之於制器以盡創物之智者主乎象用之於卜筮以明龜策之吉凶者主乎占以用也尚主也如漢書尚食尚方之尚是也紫陽朱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且以乾之一爻明之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九老陽也六老陰也陽至九而極則變爲陰陰至六而極則變爲陽此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也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動而有爲有行必求之易所爲所行有疑必告蓍而問其所占之吉凶蓍也受人之命而荅之其速如響之應聲無有遠近幽深悉以告人遂使占者前知未來之物易其至精矣乎非聖人不能研其精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紫陽朱子曰命乃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紫陽朱子曰參伍錯綜皆古語也而參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云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云必參而伍之又云參伍不失漢書云參伍其價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參與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故舉以爲言如云什伍

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參與伍而已也揲蓍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交互參考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有迭相爲用之意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如織者之綜索也愚謂蓍無三數五數之法則參非謂數之三伍非謂數之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過以分掛揲扐之餘數驗過揲之正數一出一入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究九六七八以定卦爻之動靜耳參雜也伍猶行之成列也筮法初變不五則

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或得五四四或得九八八或得五八八或得九四八或得五四八遂成一爻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此所謂參伍以變也如左揲右揲得四九三十六策而其數九則其掛扐之策得一五兩四謂之三少而其數亦九或左揲右揲得四六二十四策而其數六則其掛揲之數得一九兩八謂之三多而其數亦六或左揲右揲得四七二十八而其數七則其掛扐之策或一九一八而一四

或一五兩兩八謂之兩多一少而其數亦七或左揲右揲得四八三十二策而其數八則其掛扐之策或一九兩兩四或一五一四兩一八謂之兩少一多而其數亦八此所謂錯綜其數也知參伍以變之變而通其變則爻之文在是天地之文盡在是矣此所謂成天地之文也知錯綜其數之數而極其數則卦之象在是天地之象盡在是矣此所謂定天下之象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文者象之未成象者

文之巳定通變以成文極數以定象易其至變矣乎非聖人不能通其變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世之通於數者論參伍錯綜則以九宫言之九宫縱横皆三五十五也東坡蘇氏曰九宫不經葢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人莫不有思易則無思也人莫不有爲易則無爲也

未有所感則言在册象在畫蓍在櫝寂然不動若無與於物既有所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無有不通者易其至神矣乎非聖人不能窮神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寂然不動易也感之者人也未占之時寂然不動如鑑之明如谷之虛及其占也感而後應遂通天下之故則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為平庵項氏曰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

之有思亦不如人之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深縕奥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無以研其幾深蓋其體幾蓋其用也

紫陽朱子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

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天下之志不一何以通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務至衆何以成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疾則速行則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就心言在内者也故能通志幾就事言在外者也故能成務深與幾皆言能而

神獨不言能蓋神之所爲非人力之所能也上文以至精至變與至神並言此以深幾神並言蓋至精所以極深至變所以研幾神則統言易之妙也精也變也深也幾也皆神之所爲也紫陽朱子曰通志猶言開物也人所以閉塞者爲其淺耳深則能開通之矣又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平庵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唯深唯幾唯神易之用也物情難盡唯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係其

辭故雖深而無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唯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無不察也至於神則無所用其力矣或指精變深幾爲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即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又重言之蓋總此章所言之意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覆明上文之意復以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平庵項氏曰自將有爲以下專論尚其占

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若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也

右第十章紫陽朱子曰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愚案韓康伯本此下有天一至地十二十字紫陽朱子連以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字共移置於大衍之前秀巖李氏雖依朱子以天一地二與天數五合而爲一却仍依康伯置於此章之末

周易集說卷三十